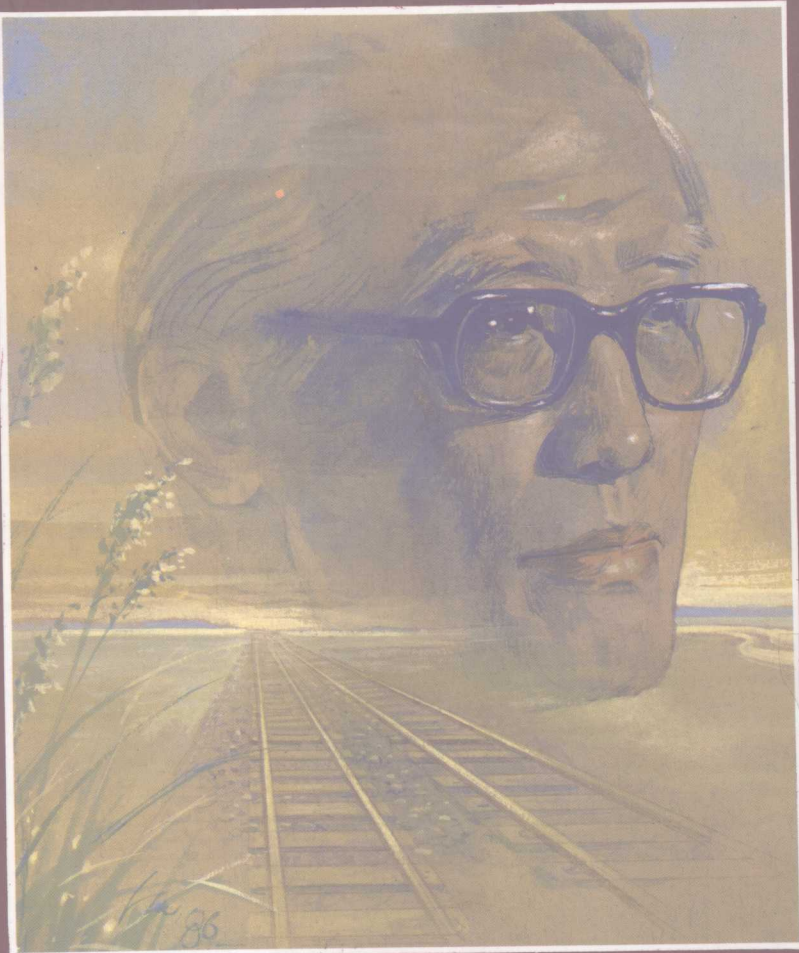


記憶像鐵軌一樣長

余光中



洪範文學叢書 ①⑤

記憶像鐵軌一樣長

余光中

洪範書店印行

洪範文學叢書 165

記憶像鐵軌一樣長

著者：余光中

發行人：孫致兒

出版者：洪範書店有限公司

臺北市廈門街一一三巷一七一號二樓

電話：(〇二)二三六五七七

電傳：(〇二)二三六八三〇〇一

郵撥：〇一〇七四〇二——〇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

法律顧問：陳長文 蕭雄淋

初版：一九八七年一月

十五印：二〇〇四年十二月

定價二二〇元

(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)



ISBN 957-9525-40-4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記憶像鐵軌一樣長／余光中著 --初版. --

臺北市：洪範，民76

面； 公分. --(洪範文學叢書；165)

ISBN 957-9525-40-4 (平裝)

855

82005650

自序

余光中

「記憶像鐵軌一樣長」是我的第一本純散文集。我這一生寫過不少抒情散文，其中有長篇，也有小品，但是從「左手的繆思」到「青青邊愁」，每逢出書，抒情散文總是和專題論文、書評、序言、雜文等各色文體並列在同一个封面之下，其結果，當然是體例不純。所以從五年前的「分水嶺上」起，我就把自己的文章一分爲二，像山嶺分開水域那樣，感性的歸感性，知性的歸知性，分別出書。

自從「青青邊愁」以來，我的抒情散文一直還不曾結集。「青青邊愁」裏最晚的散文，如「花鳥」、「思臺北，念臺北」等，都已是九年前的作品了。這本「記憶像鐵軌一樣長」收集的二十篇散文，以寫作時間而言，始於一九七八年冬天而終

於一九八五年夏天，前後歷時七年。其間一九八〇年最爲多產，共得五篇，而一九七九年卻一篇也沒有。散文產量之多寡，與我當時其他文體的寫作有關：寡產之年說不定我正忙於寫論文，或正耽於寫詩。一九八五年二月至八月，我爲聯合副刊的專欄「隔海書」還寫了三十篇左右的雜文小品，其中不無可留之作，但因篇幅較短，筆法不同，當與我回臺後的其他小品合出一書，所以就不收入此集了。

這漫長的七年，除了有一年（一九八〇至八一）我回臺北客座之外，其餘都在沙田度過。永難忘記當日在書齋面海的窗下寫這些散文，吐露港的波光，八仙嶺的山色，都嫵媚照人臉頰。集裏的「沙田七友記」寫於我香港時期的盛時。那時我在沙田已經住了四年，生活大定，心情安穩，不但俯仰山水，而且涵濡人文，北望故國，東眷故島，生命的棋子落在一個最靜觀的位置。教了半輩子書，那是第一次住進校園，不但風景絕佳，有助文氣，而且談笑多爲鴻儒，正可激盪文思。沙田的文苑學府，高明的人物那時當然不止七位，例如當時久已稔熟的黃國彬，和後來交往漸密的梁錫華，在我的香港時期，便一直是筆墨相濡聲氣相應的文友。

「牛蛙記」、「吐露港上」、「春來半島」幾篇所表達的，仍不失這種正盛方

酣的沙田心情。同樣是寫香港的天地，「山緣」和「飛鵝山頂」在九七的陰影和臨別的壓力下，感情的張力就比前三篇要飽滿得多。「山緣」是我對香港山水的心香巡禮，「飛鵝山頂」則是我對香港山水的告別式了。十年的沙田山居，承蒙山精海靈的眷顧，這幾篇作品就算是我的報答吧。如果說徐霞客是華山夏水的第一知音，我至少願做能賞香港山水的慧眼。

儘管如此，當時隔著茫茫煙水，卻也沒有有一天忘記了臺灣。「沒有人是一個島」正是我回首東顧所打的一個臺灣結，其線頭也纏進了「輪轉天下」和「記憶像鐵軌一樣長」。其實即使在香港時期，臺北也一直在我的「雙城記」裏，每年回臺北的次數不斷增加。「秦瓊賣馬」、「我的四個假想敵」、「開卷如開芝蔴門」三篇都是回臺北小住所寫；寫最後這一篇時，正當三年前的端午季節，父親重病住院，我放下一切，從香港趕回來侍疾，心情不勝淒惶，卻因答應過聯副，不得不勉力成文。

去年九月我離開香港，天曉得，不是拋棄香港，只是歸位臺灣。其實也沒有歸回原位，因為我來了高雄。當然，就算重回臺北，也不能再歸回原位。逝者如斯，

既已抽足，自非前流。

作家常有詩文同胎的現象：蘇軾的「念奴嬌」與「赤壁賦」便是一例。在本集裏，「牛蛙記」便跟「驚蛙」一詩同胎異育。「記憶像鐵軌一樣長」的同胞，便包括「九廣路上」、「九廣鐵路」、「老火車站鐘樓下」、「火車懷古」等詩。「北歐行」也是「哥本哈根」同根所生。至於本集中的五篇山水記，若在同時的詩集「與永恆拔河」、「隔水觀音」、「紫荊賦」裏尋找，至少有二十首詩是表親。作家對於自己關心的題材，橫看成嶺，側看成峰，而再三模寫以窮盡其狀，一方面固然是求材盡其用，一方面對自己的彈性與耐力，以及層出不窮的創意，也是很苛的考驗。

雙管在握的作家要表現一種經驗時，怎能決定該用詩還是散文呢？詩的篇幅小，密度大，轉折快，不能太過旁鶩細節，散文則較多迴旋的空間。所以同一經驗，欲詳其事，可以用散文，欲傳其情，則宜寫詩。去年初夏，和沙田諸友爬山，從新娘潭一直攀上八仙嶺，終於登上純陽峯，北望沙田而同聲歡呼者共爲六人：梁錫華、仇儷、劉述先、朱立、黃國彬和我。當時登高望遠臨風長嘯的得意之情，加上

回顧山下的來路，辛苦，曲折，一端已沒入人間，那一份得來不易的成就感，用詩來歌詠最能傳神。用散文也能，若是那作者筆下富於感性，在敘事、抒情之外尚能狀物寫景。可惜純散文家裏有一半不擅此道。另一方面，若要記述事情的始末，例如還有那些遊伴留在山下，爲什麼不曾一起仰攀，有誰半途而回，是誰捷足先登，是誰掌管水壺，是誰在峯頂爲眾人的狂態拍下照片，甚至誰說了一句什麼妙語，若要詳記這些旁枝細節，用散文，就方便得多了。詩一上了節奏的虎背，就不能隨便轉彎，隨便下來。詩要敘事，只有一個機會，散文就從容多了。

在中國的文學傳統裏，以文爲詩，常受批評，但是反過來以詩爲文，似乎無人非議，這是很有趣的現象。大致說來，散文著重清明的知性，詩著重活潑的感性。以詩爲文，固然可以拓展散文的感性，加強散文想像的活力，但是超過了分寸，量變成爲質變，就不像散文了。

史密斯 (Logan Pearsall Smith) 編英國散文選，所選作品多半以詩爲文，句法扭曲，詞藻繽紛，語氣則慷慨激昂，結果卡萊爾的呼喝腔調入選頗多，朱艾敦的暢達文體卻遭排拒。克勒登·布洛克 (Arthur Clutton-Brock) 批評這種觀念說：

「他認為英國的散文在最像詩的時候才最了不起；他認為英國的散文被詩的光芒所籠罩，幾乎成了詩的窮親戚。法國人看到他編的這本散文選會說：『這一套真是雄壯極了，但是不能算散文。寫出這種作品來的民族，能高歌也能佈道，但是不會交談。』」

散文可以向詩學一點生動的意象，活潑的節奏，和虛實相濟的藝術，然而散文畢竟非詩。旗可以迎風而舞，卻不可隨風而去，更不能變成風。把散文寫成詩，正如把詩寫成散文，都不是好事。

我曾經戲稱詩人寫散文為「詩餘」，更自謂「右手為詩，左手為文」，令人感覺好像散文不過是我的副業，我的偏才，我寫詩之餘的外遇。一般評論家接受這個暗示，都喜歡說我「以詩為文」；言下之意，有些人不以為然，但更多的人卻首肯或者默許。三十幾歲時，我確是相當以詩為文，甚至有點主張為文近詩。現在，我的看法變了，做法也跟著變了。

說一位詩人能寫散文，因為他以詩為文，未必是恭維。這好比是說，他是靠詩護航而進入散文國境的，又好比是靠詩的障眼法來變散文的戲法，算不得當行本

色。其實，我寫過的散文裏面，雖有許多篇抒發詩情畫意，放乎感性，但也有不少篇追求清明的知性，原是本位的散文。在這本散文新集裏，諸如「沙田七友記」、「沒有人是一個島」、「我的四個假想敵」、「開卷如開芝蔴門」、「愛彈低調的高手」、「橫行的洋文」、「何以解憂？」等篇，應該都是本位散文，不是以詩爲文就文得起來的。這些作品應該是散文的居民，不是遊客。我的三十篇「隔海書」，也是如此。

散文不是我的詩餘。散文與詩，是我的雙目，任缺其一，世界就不成立體。正如佛洛斯特所言：「雙目合，視乃得。」（My two eyes make one in sight.）

七十五年十二月於西子灣

目次

自序

催魂鈴	一
牛蛙記	二
沒有人是一個島	三
泰瓊賣馬	三
我的四個假想敵	四
送思果	五

鴉片戰爭與疝氣·····	七
吐露港上·····	六七
輪轉天下·····	七七
春來半島·····	八九
開卷如開芝蔴門·····	九七
愛彈低調的高手·····	一〇九
羅素的彈弓·····	一二
記憶像鐵軌一樣長·····	一二九
橫行的洋文·····	一四三
山緣·····	一五一
何以解憂？·····	一七一
飛鵝山頂·····	一九一
北歐行·····	二〇三
沙田七友記·····	二四五

催魂鈴

一百年前發明電話的那人，什麼不好姓，偏偏姓「鈴」(Alexander Bell)，真是一大巧合。電話之來，總是從顫顫的一串鈴聲開始，那高調，那頻率，那精確而間歇的發作，那一疊連聲的催促，凡有耳神經的人，沒有誰不悚然驚魂，一躍而起的。最嚇人的，該是深夜空宅，萬籟齊寂，正自杯弓蛇影之際，忽然電話鈴聲大作，像恐怖電影裏那樣。舊小說的所謂「催魂鈴」，想來也不過如此了。王維的輞川別墅裏，要是裝了一架電話，他那些靜絕清絕的五言絕句，只怕一句也吟不出了。電話，真是現代生活的催魂鈴。電話線的天網恢恢，無遠弗屆，只要一線嫋嫋相牽，株連所及，我們不但遭人催魂，更往往催人之魂，彼此相催，殆無已時。古典

詩人常愛誇張杜鵑的鳴聲與猿啼之類，說得能催人老。於今猿鳥去人日遠，倒是格凜凜不絕於耳的電話鈴聲，把現代人給催老了。

古人魚雁往返，今人鈴聲相迫。魚來雁去，一個回合短則旬月，長則經年，那天地似乎廣闊許多。「晚來天欲雪，能飲一杯無？」那時如果已有電話，一個電話劉十九就來了，結果我們也就讀不到這樣的佳句。至於「斷無消息石榴紅」，那種天長地久的等待，當然更有詩意。據說阿根廷有一位郵差，生就拉丁民族的酒脫不羈，常把一袋袋的郵件倒在海裏，多少叮嚀與囑咐，就此付給了魚蝦。後來這傢伙自然吃定了官司。我國早有一位殷洪喬，把人家託帶的百多封信全投在江中，還祝道：「沉者自沉，浮者自浮，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！」

這位逍遙殷公，自己不甘隨俗浮沉，卻任可憐的函書隨波浮沉，結果非但逍遙法外，還上了「世說新語」，成了任誕趣譚。如果他生在現代，就不能這麼任他逍遙，因為現代的大城市裏，電話機之多，分佈之廣，就像工業文明派到家家戶戶去臥底的奸細，催魂的鈴聲一響，沒有人不條件反射地一彈而起，趕快去接，要是不接，它就跟你沒了沒完，那高亢而密集的聲音浪，鏗而不捨，就像一排排囂張的驚歎

號一樣，滔滔向你捲來。我不相信魏晉名士乍聞電話鈴聲能不心跳。

至少我就不能。我家的電話，像一切深入敵陣患在心腹的奸細，竟裝在我家文化中心的書房裏，註定我一夕數驚，不，數十驚。四個女兒全長大了，連「最小偏憐」的一個竟也超過了「邊城」裏翠翠的年齡。每天晚上，熱門的電視節目過後，進入書房，面對書桌，正要開始我的文化活動，她們的男友們（？）也紛紛出動了。我用問號，是表示存疑，因為人數太多，講的又全是廣東話，我憑什麼分別來者是男友還是天真的男同學呢？總之我一生沒有聽過這麼多陌生男子的聲音。電話就在我背後響起，當然由我推椅跳接，問明來由，便揚聲傳呼，輾轉召來「他」要找的那個女兒。鈴聲算是鎮下去了，繼之而起的卻是人聲的哼唧唧唧，喃喃喋喋。被鈴聲驚碎了的靜謐，一片片又拼了攏來，卻夾上這麼一股呢呢爾汝、不聽不行、聽又不清的涓涓細流，再也拼不完整。世界上最令人分心的聲音，還是人自己的聲音，尤其是家人的語聲。開會時主席滔滔的報告，演講時名人侃侃的大言，都可以充耳不聞，別有用心，更勿論公車上渡輪上不相干的人聲鼎沸，唯有這家人耳熟的聲音，尤其是向著聽筒的切切私語、叨叨獨白，欲蓋彌彰，似抑實揚，卻又間歇不

定，笑噴無常，最能亂人心意。你當然不會認真聽下去，可是家人的聲音，無論是音色和音調，太親切了，不聽也自入耳，待要聽時，卻輪到那頭說話了，這頭只剩下了唯唯諾諾。有意無意之間，一通電話，你聽到的只是零零碎碎、斷斷續續的「片面之詞」，在朦朧的聽覺上，有一種半盲的幻覺。

好不容易等到叮嚀一聲掛回聽筒，還我寂靜，正待接上斷緒，重新投入工作，鈴聲響處，第二個電話又來了。四個女兒加上一個太太，每人晚上四、五個電話，催魂鈴聲便不絕於耳了。像一個現代的殷洪喬，我成了五個女人的接線生。有時也想回對方一句「她不在」，或者乾脆把電話掛斷，又怕侵犯了人權，何況還是女權，在一對五票的劣勢下，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韙？

絕望之餘，不禁悠然懷古，想沒有電話的時代，這世界多麼單純，家庭生活又多麼安靜，至少房門一關，外面的世界就闖不進來了，哪像現代人的家裏，肘邊永遠伏著這麼一枚不定時的炸彈。那時候，要通消息，寫信便是。比起電話來，書信的好處太多了。首先，寫信閱信都安安靜靜，不像電話那麼吵人。其次，書信有耐性和長性，收到時不必即拆即讀，以後也可以隨時展開，從容觀賞，不像電話那樣